

留学？还是挣钱？

莫让打工成留学主旋律

韩冬野 张 玉

近日，中新网援引日本新华侨报网的报道，称日本山口福祉文化大学开除了127名中国留学生，原因之一为：部分目的不正的留学生拿到签证后不去上课，跑到大城市去打工。也是在近日，加拿大移民部指出时时的“国际学生计划”出现诈骗及滥用学生签证的情况，建议要修改法例来约束另有目的的留学生和相关不负责任的加国学院。

留学走上挣钱道

留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打工是为了体验日本生活，磨砺意志，了解真正的日本社会。”现就读于日本国士馆大学亚洲学部经济专业的施朗（化名）说。

而目前，存在的现象是，一些留学生以留学为幌子，到国外打工挣钱；另有一些学生在留学期间，出现了因打工、兼职而缺课，或者打工挣钱占用了留学更多精力的情况，这些情况在一些留学国家也存在，引起了本文开篇提到的对留学目的的质疑。

就读于日本成城大学商品企划专业的红岩（化名）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借着留学的名义，实现其它的目的，比如说专职打工。以留学生的身份，打工时劳务限制少，钱挣得更多。”

就读于法国里昂高等商学院的孙然（化名）说：“有的留学生找个学校注册，然后去打工，也不去上课。”她还表示，在法国，这种打工挣钱超过了学习的情况一般在公立大学相对多一些，“如果在公立大学不能毕业，可以转到其他学校继续念。在公立大学，出勤抓得不太严，私立大学就抓得挺严的。”

北京某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日本部负责人王娟女士对此表示：“打工有种种好处，而且往往是留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出国前后都要保持正确的留学心态。不要让打工成为留学的主旋律。”

本末倒置不可取

由于不同的个人需求和初衷，部分留学生出现过度打工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出现这种打工挣钱胜于学习的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家庭的经济情



图片来源：fglx.baik.com

延伸阅读

加拿大拟严打假签证学生

将调查是否真读书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康尼2012年12月28日建议修改法例，严打假签证学生及愿意接收假签证学生的加国学院。建议包括当签证学生抵达加国后，加国公民及移民部门(CIC)有权调查获签证者有否真正地读书；同时日后只有获认可的学院，才能接收留学生攻读。

为了减少滥用加国学生签证现象，故要确定获得签证的学生来加的目的只为进修。现时，外国申请人可以向加拿大任何一间学校或商业学院申请入学，获得认可后只需证明有意来加国读书便可获批学生签证。但法例并无规定获批者到加后一定要读书，也无途径知道他们是否真正在读书。

上述建议，能给予CIC权力，可向获学生签证者要求交出在加攻读的证明，倘若未能交出证明时，便要被驱逐出境。

修改建议还包括让CIC与各省及地区政府合作，决定哪些学院可被指定为认可接收留学生的学院。

那些未能获得认可资格的学院，仍可为持旅游签证到加的外国人，提供6个月或以下的课程。现时持旅游签证到加的外国人，倘若在加国攻读短期课程的话，是不用申请学生签证的。

移民部称，合格的国际签证学生在认可的加国学院攻读时，可同时在加国做兼职工作，不用另外申请工作签证。此举可提供一些弹性，从而吸引全球精英到加国留学。

移民部长康尼称，不少国际留学生付大量金钱到加国攻读，但到抵后才知学院提供的服务货不对版。上述建议，可对国际留学生及加国教育系统的声誉提供保障，故只有那些能达到基本问责标准的学院，才会获得认可。他指出，上述建议是为了杜绝那些提供素质极差课程或设施的学院有意或无意地接收那些来加国目的不是读书的外国签证学生。

(据中新网网)



不论冬夏，有太阳的日子，海德公园就会有享受阳光的人。图为孙琪子在海德公园。

孙琪子：

“去看并去领悟”

韩冬野

种体验，也应该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两菜一粥里，她在异国享受到了家的温暖。而留学中，那些不理想的考试成绩、与小组成员的争吵和奔波、考试前的彻夜不眠，她都当成一种生活的享受，所以她说：“这是我人生中很精彩的一段。”

记者之梦犹在

本科时，琪子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贸易，留学时，她选择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学习管理学。从她中外的学历背景看，很多同学或亲戚朋友都认为她应该找一份证券、投资或者银行类的工作，“那是他们眼中正常发展的一条路，但那不是我的，不是自己喜欢的。我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所谓的成功，也不再活在别人的眼光中。”

出国之前，琪子不喜欢独处，“觉得一个人特别没有存在感。”而留学英国，从学着办电话卡，到跨越半个伦敦买家具，学习和生活，常常都是她一个人，从最初的烦躁到习惯，这种独立的空间教会她更加注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想当一名记者。通过采访别人，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这是她自己喜欢的那条路。

“生活应该充满更多体验和经历，让精神变得丰富。”采访中，这句话她不只说了一次，每次说得很认真，那应该是她心底的声音。

生活不能浪费了

英国的天气是出了名的阴沉多雨，“偶尔一个太阳天，你会看到海德公园还有所有的公共绿地上，早已坐满了人，打牌、聊天、烧烤，大家都在享受这难得的阳光。”这种现时的享受也成了琪子的生活追求。

上大学的时候，琪子经常会担心，以后的工作会怎么样，社会上的规则会不会不适应，用她自己的话说：“想得特别多，老是操心。”而现在，刚回国的她工作稳定，独自在北京生活，聊天的语气中却满是轻松和自信，“顺其自然。生活不能浪费了。享受当下。”

去看生活，去看世界，去见证伟大的事件，去端详穷人的面孔和伟人的手势，去看奇异的事物……这段话记录在琪子大三时写的博客里，在这条“去看并去领悟”的路上，她告诉自己：好好修行。归来后的脚步，今日走得更加洒脱！

留学素描

我的寒假主题是闷在家里完成我的第二部学术书，推掉所有约会闭门修行，书稿终于在开学之前告罄，一大早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自我感觉质量不错，喜滋滋地发给了编辑，在电脑前伸了个大懒腰。朋友祝贺之余，问我打算怎么犒赏自己的辛勤工作。我用比蚊子还小却又无比贪婪的声音说：“我计划打一天的游戏。”

没错，在这点上，我的追求和我9岁的小侄子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每次我小侄子玩游戏肯定会被家里人批评为一点都不天天向上，而我却恰恰可以把打电玩诡辩为我在好好学习：我是个社会学学者，我总得知道这个社会都在玩些什么吧！

学术界对电子游戏的关注，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很多，社会学涉及较少。这方面，我的偶像是怪杰社会学家伊坦·戈夫曼。和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戈夫曼的研究方法有点“旁门左道”，他善于在日常琐事里看社会的本质。他曾就“游戏的乐趣”撰文，由此引出了其著名的框架理论。简单说，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如同玩游戏，都是在一定主观框架下，因为符合或违反某种既定的定义、某种规则而取得成功或失利。

玩了这么多年游戏，我还得出大理论，这大概和我喜欢“低脑能”的游戏有关。比如我觉得复杂的策略性游戏有悖放松初衷，当然我也不喜欢单纯拳脚相加的格斗游戏，因为，即便在虚幻世界我仍四肢不协调。因此，从纸媒时代到数字时代，我最喜欢玩的竟一直是《大富翁》。

朋友笑话我太单调，因为《大富翁》游戏版本虽多，核心规则永远是那一套。我反驳说，非也，现在的规则实际是很多次演化的结果。最早版本是一个叫利兹·玛琪的女演员在1904年设计的。玛琪受亨利乔治有关土地价值所有税理论的影响，在她的设计里，起始点那个方格里还写着“在大地母亲上的劳动创造了工资”。而且玩家可以选择地租不付给个人，而是交给公共财政。游戏的目的是后来的“垄断”完全相反，是为了如何分享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后来，按照《哈珀斯》杂志的说法，一位教授受其启发，把游戏规则改为近似现代的模样，向学生演示垄断的特性。派克兄弟又将其推向市场。再后来，上世纪70年代时，这个游戏已经让“垄断制胜”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个经济学教授认为要保持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有必要平衡这个观点，设计了一款《反大富翁》游戏，以展示非合作的垄断应该以怎样的反托拉斯逻辑来限制。

玩家无心，但设计者却是有意。游戏规则和时代关切的社会规则有时是相辅相成的。我想这条心得大概会得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的赞同。在他看来，游戏和文明都是规则造就的，社会的人即是游戏的人。看着我一副“游戏有理”的架势，朋友揶揄我说：赫伊津哈说人类文明是在游戏中慢慢成长不假，可是你打一打游戏，小心“握苗助长”呀！

(寄自英国)



百年留学

李四光：
留学走转改
井下当矿工

熊建

李四光（1889—1971）的海外求学经历有两段。前一段，1904年去了日本，学习造船，历时6年。这期间，他见过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成为年龄最小的会员。

后一段，1912年开始，李四光获得官费留学名额，前往英国，入伯明翰大学采矿系。学了一年，他决定转专业。“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学了一年采矿，但我现在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李四光是这么想的。

除了主攻地质专业外，李四光还选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这为他后来创立地质力学埋下了伏笔。

李四光不满足光从书本上学知识，还经常骑个破摩托车，赶上假日就去野外实地考察。有一个暑假，李四光决定去当矿工。朋友不解。他如此回答：“我不怕苦，要搞地质，就得准备吃苦。我既然学地质是为了给祖国找矿，就应该去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外国的矿是怎么采的。”

说干就干，假期一开始，李四光就联系了郊外一个煤矿，与当地矿工同住同劳动。每天天没亮，李四光就和其他矿工一起，戴上安全帽，提个小鸟笼下矿井。为啥提小鸟笼？当时哪有什么瓦斯探测器？就靠小鸟了，它要是晕倒了，就得赶紧离开矿井。就这样，在阴暗、狭窄又充满危险的矿井里，李四光每天从早干到晚，真正体验了一把。

回学校后，李四光更加努力学习。学士学位考试临近，不巧，李四光腿上长了个大疖子，疼痛难忍。朋友劝他去就医，李四光觉得花钱太多，不去。怎么办？他用刮胡子的刀片，在开水里简单消毒之后，自己割了，然后抹上药膏，没几天就去参加考试。学士学位拿下，腿上落了个大疤。

在伯明翰大学期间，李四光迷上了音乐，课余时间学了拉小提琴，经常去英国同好家演奏，颇得赞赏。后来有一次，受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李四光去巴黎做“工业繁荣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没事的时候，他在随身带的五线谱上以《行路难》为题写了首完整的小提琴曲。没曾想，这成了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晚会上首次得到公开演奏。

1918年，李四光凭借《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导师劝他读个博士。李四光拒绝了，他急着想赶紧回国效力。



李四光